

阅读《太平广记会校》随札

曾文斌, 刘传鸿

(温州大学,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在详参各新版本材料的基础上, 张国风先生收集了《太平广记》大量的佚文和异文, 经过严谨的考辨分析, 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文字准确、错误较少、可供依据的《太平广记》新本, 即《太平广记会校》。然该书仍存在一些错讹之处, 现择《太平广记会校》无需校改及无需补字之二十余条, 以作商榷。

关键词:《太平广记会校》; 错讹; 校勘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G2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9)01-0085-04

Notes on the Collation of *Tai Ping Guang Ji*

ZENG Wenbin, LIU Chuanhong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ferences to different new versions of materials, Mr. Zhang Guofeng has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lost essays and auxiliary texts of *Tai Ping Guang Ji*. After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textual research, proof and analysis, he provid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an accurate, error-free and available new version of *Tai Ping Guang Ji*, i.e., the Collation of *Tai Ping Guang Ji*. Nevertheless, some mistakes still exist in this book. Now we choose about 20 articles from the Collation of *Tai Ping Guang Ji* to discuss, which need neither to be revised nor to be complemented with words.

Keywords: Collation of *Tai Ping Guang Ji*; error; collation

《太平广记》(下简称“广记”)作为宋代四大类书之一, 旁征博引, 语料翔实。《广记》亦为传世之第一部文言小说总集, 保存了诸多宋前小说精粹, 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广记》自成书以来, 历经辗转, 散佚、错讹较多, 现存最早的大体完备的是明代的谈恺刻本, 但仍有不少残缺。张国风先生在系统梳理《广记》各版本传承的源流的同时, 广泛采用了清陈鱣校宋本、明野竹斋抄本, 并从海外搜得若干前所未知的版本, 如台湾大学所藏清孙潜校宋本、韩国各地所藏《太平广记》详节《太平通载》诸本, 而这些材料恰好包含了谈恺刻本遗留并悬而未决的宋本原貌。

张国风先生学识渊博, 严谨认真, 用功甚勤, 恪守古籍整理之规范, 经过一番仔细的校勘, 做成了错讹较少、文字准确的《太平广记会校》(以下简称“会校”)。该书参校广泛、校记详实, 超越了谈刻本之局限, 部分恢复了宋本的原来面目。然笔者最近在研读该书的过程中, 亦发现了一些错讹之处及校

勘失误问题。现择《会校》神仙部存疑二十余条, 连缀成文, 以就正于方家。各条以出现先后排列。

一、无需校改而校改例

1. 武帝以安辩博有才, 属为诸父, 甚尊重之。(卷八《刘安》)

校一“尊重”, 原作“重尊”。现据沈本、陈本改。

按:“重尊”, 与“尊重”义同, 意为“敬重”“重视”。古籍中“重尊”用例习见, 《太平经》卷四十五:“天者养人命, 地者养人形, 人则大愚蔽且暗, 不知重尊其父母, 常使天地生凡人, 有悔悒悒不解也。”^{[1]398}又《旧唐书·郑畋传》:“身维地轴, 决横流而尽入东溟; 手正天关, 扫妖星而重尊北极。”^{[2]467}故“甚重尊之”与“甚尊重之”义同, 底本所作本可, 无烦校改。

2. 武帝素重王, 不究, 但削安二县耳。(卷八《刘安》)

校九“究”, 原作“咎”。现据陈本改。

收稿日期: 2018-06-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基于原典比较的《太平广记》词语研究(18YJA740024)。

作者简介: 曾文斌(1995—), 男, 江西赣州人, 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 词汇与训诂学。

按：“咎”在古籍中可用作动词，表“责备”“追究罪过”义，如《论语·八佾》：“既往不咎。”又《后汉书·锺离意传》：“汤引六事，咎在一人。”^[1341]根据上文，雷被上书汉武帝诬告刘安不抗击匈奴，当获死罪，但武帝因为素来看重刘安，便没有太过追究他的罪责，而只是削去了刘安封地的两个县。因此，该句作“咎”可通，无需校改。

3. 后还豫章庐山居，有一个患有痲疾，垂死，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卷十二《董奉》)

校五“患”，原作“中”，现据孙本改。

按：“中”可表“患有”义，《后汉书·马援传》：“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4254]此处之“中病”与“患病”意同。亦常与具体的疾病搭配，文献中用例习见，如《千金要方》卷三十伤寒方：“上四味治下筛，若中伤寒服钱五匕，覆取汗解。”又《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有博戏者，杖讫，桎梏列于市，置死马其傍，腐臭气中疮皆死，后来者系于先死者之足。”^[4712]故底本作“中有痲疾”文从字顺，“中”与“患”在此语境中义近，实无校改之必要。

4. 数年后，自固益切，乃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卷十九《李林甫》)

校四“乃”，原作“大”。现据孙本、沈本、《详节》改。

按：“大”在文献中可用作程度副词，表示某件事做的规模、力度和范围之大，如《史记·秦始皇本纪》：“骊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5269]底本作“大起大狱”，意为“大规模地制造重大案件”，联系上下文，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大规模地制造重大案件(冤案)来诬陷和诛杀异己，故而“大起大狱”置于句中合乎文意，无需校“大”为“乃”。

5. 时庭前有病枝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卷二十一《孙思邈》)

校三“病枝”，原作“大”。沈本作“病之”。现据孙本改。

按：就该句来说，无论作“大梨树”，亦或是“病枝梨树”，文意皆通，底本作“大梨树”不会影响文意的表达与理解。且该句之出处《宣室志》亦作“大梨树”，故实无校改之必要。

6. 承祜徐对曰：“以仆所观，乃宦途之捷径耳。”(卷二十一《司马承祜》)

校二“宦”，原作“仕”。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仕途”谓“仕进之路”，《后汉书·皇甫规传》：“芳曰：‘威明欲避仕途，故激发我耳。’”^[3622]李贤

注：“言欲归第避仕宦之途也。”而校者所改之“宦途”亦指“做官的道路”，与“仕途”意义相近、用法相当，且“仕”“宦”可连用作“仕宦之途”，故底本所作本可，无烦校改。

7. 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出矣。”(卷二十二《罗公远》)

校一“出”，原作“旋”。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旋”有“返回，归来”义，晋陶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由上文可知，三藏念诵咒语，叶法善进入宝瓶就消失了，良久不出，玄宗因此不悦，命令三藏想办法让叶法善从瓶中出来，回到人世。底本作“旋”文从字顺，且该条之出处《仙传拾遗》亦作“旋”，故而无烦校改。

8. 父晏选，陈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卷二十三《王远知》)

校一“陈”，原作“除”。现据孙本及《旧唐书》本传改。

按：“陈扬州刺史”意指王远知的父亲以前担任过陈朝时期的扬州刺史。但根据下文对远知母亲的介绍，《广记》并未标注时代，可见此处“陈”亦不必有。“除”在文献中可用以表示“任命官职”，底本作“除”即指远知父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于文意完全可通，故而无需校改。

9. 须臾，有铁甲兵士数千，金甲兵士数千，噉噪而下，亦不惊惧。(卷二十四《张殖》)

校三“噉”，原作“噉”。现据孙本改。

按：“噉”，可用同“喊”。《敦煌变文集·捉季步传文》：“高声直噉呼：‘刘季，公是徐州丰县人。’”^[652]“喊”、“噪”均有“大声喧嚷”之意，二者连用于文献中习见，《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六：“傅景仁初解漳州，以支散衣绢不好，为军人喊噪，不得已以钱贴支，始得无事，岁以为苦。”因此，“噉噪而下”意指士兵们呼喊着一拥而下，文从字顺。而“噉”即“叫”，亦有“呼喊”之义，“噉”与“噉”实属同义。且该句出自《仙传拾遗》，亦作“噉噪”，故此处根本无需校改。

10. 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才容行立。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卷二十五《采药氏》)

校二“才容行立”，原作“绕穴行”。现据孙本、《详节》卷三改。

按：此处之“绕穴行”当属下一句，与下文相承接，作“绕穴行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意为采药民绕着洞穴走了一里多的路，就发现了一个洞口。因此，底本作“绕穴行”本可，于文意可通。且该句之出处《原化记》亦作“绕穴行”，故实无校改为“才容

行立”之必要。

11. 闷却归,因大雪,见老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覩樵檐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扣之。(卷二十五《元柳二公》)

校二一“扣”,原作“告”。现据《详节》及上文改。

按:联系上下文,底本作“以玉壶告之”,意即二子把他们得到玉壶的事情告诉了太极先生,于文意可通。而校者所改之“扣”,用同“叩”,表“叩问”“探问”义,唐元稹《授杜元颖户部侍郎依前翰林学士制》:“授之以诏而益办,扣之以疑而益明。”“以玉壶扣之”即指二子问太极先生关于玉壶的事。因此,校者所改虽于意可通,但底本作“告”本可,文从字顺,故此处无校改之必要。

12. 春秋百有七岁,所居院异香芬郁,仙乐缤纷,有青烟直上属天,竟日方灭。(卷二十六《叶法善》)

校一六“属”,原作“烛”。现据沈本、陈本改。

按:“烛天”意为“冲天”,形容气势浩大、凶猛,于古书中习见,晋葛洪《神仙传·孙博》:“于是博以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烛天。”^[7156]又《旧唐书》卷十本纪第十:“上乘马前导,自开远门至丹凤门,旗帜烛天,彩棚夹道。”^[249]底本作“有青烟直上烛天”,意为青烟直上冲天,烟气弥漫在整个天空,文从字顺,故此处实无需改。

13. 一日,有商胡诣东都所居,谓元瓌曰:“宅中有奇宝之气,愿得一见。”(卷二十七《司命君》)

校六“有商胡”,原作“有胡商”。沈本作“舆商胡”。

按:“胡商”,为古代西域来华商人之统称,且多指粟特、大食的商人。《广记》卷四百零三《宝骨》:“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因此,底本作“胡商”本可,置于句中文意通顺。校者所改之“商胡”则与“胡商”义同,如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商胡贩客,日奔塞下。”^[8161]而“胡商”较之“商胡”意义更为明确,且该条之出处《仙传拾遗》亦作“胡商”,故此处实无乙转之必要。

14. 投散药寸寸匕于其上,反扃其室,背灯壁隅,乃与德祖庭中步月。(卷三十《凡八兄》)

校二“寸寸”,原作“寸”。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寸匕”可用作计量单位使用,文献中习见,《抱朴子内篇》卷十五:“云以甘草、防风、菟实之属十许种,捣为散,先服三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辄更散服,气力颜色如故也。”^[9267]又

《肘后备急方》葛仙翁卷之一:“又方:捣桂末,服三寸匕。”

“寸匕”实为“方寸匕”之省称。“方寸匕”在文献中指一种多用于量药的量具,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枣》:“以方寸匕投一碗水中,酸甜味足,即成好浆。”^[10430]“方存匕”亦可用作计量单位,一方寸匕的容量,相当于十粒梧桐子大。《神仙传》卷九:“其人即买锡与之,公度于炉中洋锡,以神药一方寸匕投沸锡中,变成黄金,金即秤卖,得钱百万还钱主。”^[7260]作计量单位用时,“方寸匕”即常省作“寸匕”。

因此,底本作“寸匕”本可,文从字顺,且该条出自《仙传拾遗》,亦作“寸匕”,故而无需校改。

15. 恳拜乞之不已,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素手出于宝窟也。”(卷三十三《申元之》)

校七“素”,原作“索”。现据孙本改。

按:“索”有“空”义,《小尔雅·广言》:“索,空也。”“素手”犹“只手”、“空手”,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符文出布,村妇聚观于道,皆行而绩麻,无素手者。”^[11197]又宋洪迈《夷坚志》夷坚甲志卷十一:“梅素手而入,无所碍,闻石壁中若人叩齿行持者。”而校者所改之“素手”,与“索手”义同,亦指“徒手”“空手”,《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你应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没曾带的什么在身边,改日送胭脂钱来罢。”^[12255]因此,底本作“素手”本可,“素手出于宝窟”意指空手从宝窟中出来,文意通顺,无烦校改。“素”与“索”形近,孙本所作殆为“索”字之形讹。

二、无需补而补字例

1. 有二鸟,大小类黄鹌,每翔翥空中,藏几呼之既至,或令啣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州也。(卷十八《元藏几》)

校九“小”,原无此字。现据孙本补。

“大”可指大小的程度,“大类”意即“跟……差不多大”,于文献中习用。如洪迈《夷坚支志》卷十:“次日木上忽生一桢,大类如来手。”又《广记》卷四百五十六《绿蛇》:“顾渚山頰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该句所作“有二鸟,大类黄鹌”意指这两只鸟跟黄鹌差不多大,文意通顺。因此,该句无需据他本补“小”字,按底本作“大类”即可。

2. 令开眼,已到。及开眼,失黄衣所在,但见峰峦叠嶂,松柏参天,坐于草中石上。(卷二十《王可交》)

校六“及开眼”,原无此三字。现据孙本补。

按:由上文可知,一黄衣道人将王可交送上岸,令其回家,无需舟楫,合眼自到。果然,当黄衣道人让他睁开眼睛之后,就到了他家附近,而此时黄衣道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因此,此处无“及开眼”三字亦可通,补字反而显得重复累赘,实属蛇足。

3. 老人因至石室求救,思邈请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卷二十一《孙思邈》)

校一〇“石室求救”,原无此四字。现据孙本、沈本补。

校一一“思邈”,原无此二字。现据孙本、沈本补。“请”,原作“谓”。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由上文可知,昆明池龙化作老人向和尚求救,和尚让其找孙思邈帮忙,昆明池龙因此就到孙思邈所在之处寻求帮忙。据此,底本“至”后未接“石室求救”文意亦可通,且从上文我们可以推知该句中与老人对话正是孙思邈,故而此处有无“思邈”二字都不会影响文意的表达与理解。

“谓”有“对……说”的意思,置于句中文从字顺。而校改作“请”反而不当。“请”有“请求”义,联系上文,是昆明池龙主动来请孙思邈帮忙,孙思邈趁机提出条件和要求,而不是向昆明池龙请求得到仙方三十首。故此处用“谓”即可。

且该条之出处《宣室志》中,“至”后无“石室求救”四字,校者所改之“请”,《宣室志》亦作“谓”,故该句实无补字及改字之必要。

4. 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次,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卷二十二《罗公远》)

校四“次”,原无此字。现据孙本、沈本、《详节》补。

按:“次”有“时”义,“棋次”意谓“正在下棋的时候”,但该句句首已有“时”字,此处有无“次”字均不

会影响文意的表达,补字反而显得重复累赘,无需补字。

5. 勅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锁依然,中已空矣。(卷二十二《罗公远》)

校一五“勅”,原无此字。现据孙本补。

按:“勅”,同“敕”,与“令”同义,为古时自上告下之词,唐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勅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又《金史·宣宗纪上》:“癸巳,次中山府,勅扈从军所践禾稼,计直酬之。”^{[13]304}因此,此处用“令”表示“命令”义即可,且该句之出处《仙传拾遗》亦无“勅”字。

6. 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干讠朝政以为戏。(卷三十二《颜真卿》)

校九“干”,原无此字。现据孙本、沈本补。

按:“讠”有“诽谤”义,《左传·宣公十二年》:“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讠。”^{[14]722}杜预注:“讠,谤也。”又《北史·仲方传》:“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陈既主昏于上,人讠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独此岛夷,而稽天讨。”^{[15]1178}“使倡优讠朝政以为戏”意指让那些优伶戏子诽谤朝政,并将其制作成戏曲表演出来。因此底本所作文意顺畅,且优伶们只是排戏来诽谤朝政,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去干预朝政,故此处补“干”字实属蛇足。

以上内容为我们在仔细阅读《会校》一书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校勘失误的条目。《会校》无疑是《广记》目前较好的整理本,但在依据有宋本根源的本子对底本进行校改或补字时,多有错讹。现在,我们不揣浅陋,将其予以指出,是为了指正错讹,让读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广记》文意,不至造成对文本的误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会校》对《广记》原文进行校勘,以得出一个参校广泛、文字正确、错讹较少的《广记》整理本,从而为促进学界对《广记》的研究做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杨寄林译注.太平经(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6] 王重民.敦煌变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 [7] 邱鹤亭注译.列仙传注译·神仙传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8] 杨銜之.洛阳伽蓝记校注[M].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9] 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王明,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0] 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1] 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试卷所占比例,最终达到合理的程度。

教学模式涵盖多种教学与非教学要素,除了上述讨论内容外,还有教学内容变革,例如教学中应突出应用型内容,适应新形势要求,有针对性选择作品,引导学生挖掘其中的应用型内涵。本文主要讨论教学模式变革,教学内容方面另文论述,在此不赘。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应用型高校不等于职业培训学校,不等于技师工匠训练,它要求学生既有充沛的人文精神,又有完善的科学素养,还要有实际操作技能。因此,以外国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类课

程,并非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天然绝缘,而是大有可为。它是应用型人才的精神底色与道德保障,也是应用型人才行稳致远的不竭动力。总之,在应用型高校,传递—接受模式所强调的知识传授内容与方式均受到较大挑战,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否则就有可能在应用型高校继续边缘化乃至被淘汰。应用型高校建设在我国发展时间还很短,其中的文学课程改革也刚刚起步,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实践,不断推进应用型高校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创新变革。

注释:

- ① 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高世华《外国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高教学刊》2016年第22期;胡严艳《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模式的探析》,《贺州学院学报》2014年12月等。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364.
[2] 杜友坚,陈云奔,孟美婷.地方高校大学生学习心理状况调查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4(6):79-80.

(上接第88页)

- [12]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3] 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左丘明.春秋左传注[M].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 张国风.太平广记会校[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17]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18] 任兰香.《太平广记》神仙部词汇研究[D].温州:温州大学,2012.
[19] 李剑国.唐传奇校读札记(四)[J].文学遗产,2012(3):68-77.
[20] 宁稼雨.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重大突破——评张国风先生新著《太平广记版本考述》[J].明清小说研究,2008(2):308-312.
[21] 罗竹凤.汉语大词典:第1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